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六

序

壽陝西按察司知事蹇公八十詩序



陝西按察司知事蹇公今年壽躋八十月十八日適懸弧之辰一時諸縉紳有年踰於公如牟別駕者則將望九有少於公如李別駕者則已踰六皆童顏鶴髮鳩杖不扶而徜徉於泉石迭爲賓主有足尚者至是乃相謂屆公誕期不可以不慶也遂各賦詩歌登軸命工繪圖于中詩不可無序則屬于余曰子非公親黨乎曷容以辭夫人以百年爲期故百歲者

爲上壽八十者爲中六十者爲下此大較也顧人之
所稟有不齊時之所遇亦不易故壽至於七十則以
爲古稀况踰七而上焉者乎以其難也古之人未有
不祝而慶之者在子於親則曰以介眉壽在臣於君
則曰如南山之壽是皆所以致相愛之意而欲綏福
履於無窮也則諸公之所以壽公而慶之者豈無所
自乎惟公忠定公之孫也忠定公崛起洪武時致位
師保事我 高廟 文皇 仁宗 宣宗于永樂洪
熙宣德間謀謨弼亮功在 宗社澤被生靈著于史
牒有榮耀焉至正統公父以從征有功中武舉授冠

帶舍人尋錄征虜陷陣者子孫公遂入冑監成化中
選武昌縣丞秩滿晉陟陝西按察司知事所至守已
不污而以幹局著稱每督軍餉振民饑及勘斷疑獄
咸不負委任至於莅民尤以惠愛爲主故事克有濟
民咸戴之每爲上官所獎勞以風厲諸有司蓋名臣
之後其得於家庭者自不同也比在陝西僅五年且
年猶未至乃以母老乞歸養益爲撫按者所重疏許
致仕遂得歸事母又值 國家承平時和年豐優游
林下者凡幾年跡其履行孝友謙恭而其所以訓飭
于家者惟課諸子姓耕讀多育德庠序鄉閭視爲師

表則其壽要非偶也傳曰德遠而後興以忠定公之
功德固宜有公如此而公復有以培植之無所虧壞
其將來猶未艾則公之壽當永錫于天又不可慶乎
余不佞本是爲諸公群玉之引由是而登上壽以爲
吾鄉人瑞則稱觴祝頌尚當隨諸公之後於戲公之
所以上榮於先世者視房杜諸賢何如哉

壽節推孫君七十序

建寧節推滁陽孫君尚禮致事家食已幾載越甲戌
其子存舉進士官禮部主事歲之仲冬季九日適縣
弧之辰距初度蓋七十矣又三年以禮部歷一考將

如例得被 恩封其子乃屬余爲壽且賀之夫壽者
五福之一得於天者也以其得於天故雖爲人所甚
欲求之而不能必惟有德者則恒得之蓋人之生形
固得天地之氣而性則具天地之理脩德而於理無
所虧則氣之得於天者培植保合亦因以全其壽也
固宜然有德而未必壽則氣稟自不能全此固出於
天有非人所能爲也故五福之疇以壽爲先繼以攸
好德而貴不與焉若曰貴固爲福非好德亦安取哉
余與君成化癸卯各舉於鄉明年邂逅成均因相友
善其律已之剛正接人之方嚴有非流俗伍者既別

二紀餘遂不相聞乃今始得於其子可謂重於爲已而無所事於外矣余聞君在建寧治獄雪冤有若錢宣靖惡貪規諷有若李文簡及未究其用而歸也則一以課子明農爲務而了不及世事暇則偕同志者觴味於醉翁琅邪之間故其遊玩之所有曰竹溪有曰觀瀑臺有曰石榴堤遂以竹溪自號而縉紳大夫咸以是重之則其攸好德可知矣夫德而能好則理之得於天者無所虧壞而氣之培養亦固以厚是君之壽蓋非無所本者所謂仁者壽所謂大德必得其壽不誣也况君之教子而樂觀其成而其器識尤大

受者將日躋顯榮其心益曠神怡由是而登中壽以至於上壽尤可嚮慕異日必有以人瑞頌于聖明之世者其封秩之荐被又豈但如斯而已乎余不佞言君之壽竊爲之喜第無由厠跡賓筵於禮部之見屬因樂書以俟之

涪州誌序

郡邑不可無誌也疆域之制貢賦之等及戶口登耗風俗淳澆人材隆替之類於是乎稽焉而政令所資以張弛者涪舊有誌第纂述鮮以關於政教爲重甚者舊有繫於世教之事或因廢不錄顧於時所舉則

縷載無遺猥雜可厭殊不知誌一郡一邑視通誌固
欲詳也而不涉於政教者則可畧矣知涪州事宜良
王君璽起家舉人歷官保寧教授績最被 召超擢
於斯其莅官蓋孜孜奉法循理者公暇觀誌有感於
中乃重加蒐輯增之而續其所宜載者若詩文之類
則凡有關於政教者雖世遠無遺否即近時亦畧俾
後人開卷之餘有所興起蓋不以務博爲功也誌成
適余承 命改任南京過涪丐友人楚雄通判文希
博金華守劉惟馨屬余序之余披閱舟中視其所載
誠有得於纂述之肯綮者非但知其從事學校之義

如此要亦有志於聖賢仕學之訓者後之來仕者觀
焉則視風俗而思所化導視戶口而思所撫字視人
材名宦而思所振作嚮慕而其出於斯者亦各隨其
類而感發奮迅焉則是誌之脩豈徒紀事哉昔人謂
文章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於戲是獨文章而已
耶遂書以序之

送韓太守德夫序

余嘗下岷江過洞庭歷呂梁彭城之險信乎操舟者
之如神也方其微風不動水波不興鼓楫而渡中流
也森森溟溟如履坦途若無所事於舟師然也少焉

東川集卷之六
風颯浪湧勢若排山凡舟中之人相顧怵惕嗷嗷然
各務禱神籲天而舟師於其間獨夷然正柁揚帆不
驚不怖比艤岸余進而問之曰若有術乎曰吾何術
哉吾少而遊焉長而習焉久而安焉凡吾之往來於
江上者不知其幾吾固有所試而然也余聞而有感
焉曰是豈特操舟爲然凡所以治國理人固未有不
試而驟得乎民者也終身坐談不如一日之親見終
歲傍觀不如一日之清閑故雖堯於舜猶歷試諸難
乃言底績而况其他乎西安韓君德夫舉進士爲令
滑縣尋轉章丘甫三年以治行卓異徵入內臺爲御

史既受任凡理鹽法督倉儲按邊徼皆務大體時望
歸之未幾守制今年起復會大名缺守執政者久難
其人君至乃曰其剛方簡重有鎮靜之具其英敏特
達有應變之才其慈祥惠愛有牧民之體則是任當
無先之者顧其資望補郡爲屈耳然淮陽之遷河內
之守古之名賢不有爲民而出者乎遂用不疑余方
念大名之地往者以修河民困於征役以旱魃民困
於流離以邊饑國儲民困於輸運視前操舟之說不
猶風颯浪湧者乎民之恩少息肩也不猶舟人之籲
祝者乎然則君昔之滑縣也今爲屬邑昔之章丘也

今爲隣壤其政之行皆已試而民恃以爲生者蓋不
但如操舟者之習焉安焉而已矣况重以執法內臺
肅政外服究民之情有以克其識察吏之治有以博
其才則今之往寧無大慰民之心者乎余固竊爲大
名慶者也君濱行其同鄉劉戶部用齊張吏部尚質
諉余有言以叙行李遂畧不辭讓樂爲道之

五雲遙祝圖序

錦衣戶侯雲和王君實奉命有事於蜀川以其母
太安人之寓京五年而未能就養左右也私心恒汲
汲焉不少置歲之五月十有三日適衣褐之辰屈指

甲子蓋歷四百三十餘矣至期乃稽首望雲致賀因
預繪圖題曰五雲遙祝將以獻於壽筵而屬余暢其
意惟人子於親其心何所不至故晨昏展定省之禮
食上視寒煖之節甚至遺羹刻木所以篤其孝愛者
無不用其極焉而母之於子則又有過之者若倚間
之望噬指之感不啻形之與影蓋一體而分無足異
也則君實之思遠慈闈馳心於五雲之上而祝母以
無疆之壽夫豈矯飾哉其孝愛之懇至固有不容已
者耳顧世之享有壽考者雖多而要有所不易者苟非
其體安而志和則困迫憂虞何有於末年而亦惡在

其福履哉若太安人者有戶侯以爲子而其其旨之
養荷天之祿歲有加焉則其體安而志和福履之隆
未易稱述其所以享壽考者固宜而余尤所忻慶者
則君實方以才識之良飾以儒雅之行傾禮縉紳顯
名侍從由是論功增秩進而覲 天顏於文石之陛
退而娛慈親以斑斕之衣則太安人之壽由中躋上
福履益未可涯孝愛益於是篤豈但今日之遙祝而
已哉余雖無似異日升堂尚能舉觴以從諸大夫之
後庸書而俟之

李氏宗譜序

吾蜀臬副憲玉山李君敬敷出其所脩宗譜示余披
閱數過其討論之確義例之精勸懲之嚴視他譜有
異焉誠足爲一家之史凡有志於好古而欲敬宗收
族者當視爲準的也而余所私慕於其間者則以忠
義之獲於天而垂裕於後何其毫髮不爽耶蓋自馬
超谷之難忠愍之脉僅一息矣已而忠襄奮起復振
於紹興又自紹興大振於玉山以至於今而其子孫
之起甲科登仕籍稱隱德者繩繩蟄蟄不絕即今之
所譜觀之何其盛也漢袁安未嘗以賊罪鞠人史氏
謂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宋韓億不悅播人以小過

而君子知其後必大况有大於此者乎則如忠愍之
致身報國而克昌厥後者其理固宜惟江出岷山其
源若甕口至楚國不啻千里豈非源之深者其流必
長乎李氏之族發於忠愍其源不淺矣而數百年之
傳詩書禮義之澤所以著於鄉而達於國者可謂流
而長矣而余所取信者若敬敷之志思脩於身而刑
於家要非聲音笑貌之爲而其莅官則刻意爲民興
利去害以求不負於君上則所以揚忠愍之波者
不有疏導於其間乎其流於是乎益長盖有不但千
里者李氏之興吾固知其尚未艾也敬敷以序見屬
乃忘其蕪陋遂書以詔其後之人

賞靜軒詩序

賞靜先生者吾蜀之隱君子也先生構小軒於居第
之後中列畚圖書外植竹數百竿揭康節月到天心
處風來水面時之句於兩壁而額之曰賞靜於是騷
人墨客從而歌咏者若干什先生兀坐其間究墳索
典之暇則朗然誦之盖於世之勢利紛華泊乎其不
相值也因自號曰賞靜云比先生易簣其子廷獻者
以進士爲御史慨手澤之猶新念九原之不可起爰
會萃其詩成帙又附以諸縉紳之作過余請曰琛於

東川集卷之六
此帙既集而中輟者屢矣計不可俾終泯沒也則技
泪叙次如左子盍爲我言之夫賞者嘉也玩也靜者
動之對也天地之間一動一靜如形影然先生之所
以嘉而玩之者顧有所決擇焉何居豈所以主持歸
的者要有定在而非愒恍冥冥者乎竊嘗觀天地之
化矣蠢於春假於夏動也犖於秋中於冬靜也然不
專一則不能以直遂不翕聚則不能以發散故曰利
貞者性情也人者天地之心也則其動靜之見於出
處語言施措之際其果有異乎哉以其無異也則所
以持心者顧無所事事哉止水之靜也明燭鬚眉太

字之靜也星辰煥布此靜之所以可嘉可玩者也或
者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
人爽口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其靜之義而先生
之所以賞者乎曰誠如是則人之所以處其心者必
如槁木死灰而後爲可天下寧有是理耶余聞先生
混跡戎伍文武鉅寮有事疆圉者恒禮致幕下資籌
策焉而先生論處動中肯綮以是有人陰被其澤者
爲多其得於賞靜者蓋不淺而亦非老氏之云矣於
乎此諸大夫所以咏歌自不能已者而侍御君之所
以叙集不敢忘也先生名衍字朝宗姓何氏其先世

自莆陽徙蜀今爲蜀之右族云

送黃世昌赴省試序

求興魯聖初建寧楊天祥嘉州李天祐余嘗與之遊矣三人者明敏端恪非其人不苟合也南安傅汝源崇慶謝佑之二人者余雖未嘗與之友然因三人以知其爲人蓋亦伯仲耳今宮諭姚江黃公以名德爲世重司業太學聞五人之賢乃禮而與其子世昌以文會夫人之愛其子者無所不用其情則以宮諭之心求諸五人與之遊其所謂慎其所與處者歟以世昌之貴五人之賢兩無所挾鏃礪磨礪相須而成其

所謂麗澤者歟故歲之三月世昌有省試之行而五人者索余言爲贈夫採玉者必於山求珠者必於海豈非以山海者珠玉之所藏耶今天下之事萃聚於大學談道德而服仁義者霧滃川湧則大學者不啻士之山海也世昌以穎異之資出儒家之胄歲脩遊息於其間而又得五人與之處則所謂珠與玉者當得其夜光明月矣語曰良玉度尺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世昌往矣有求焉者尚誰適哉惟珠玉之貴固天下之寶也然不有大於此者乎齊有四臣照乘不足重楚

之善人白珩非所寶然則世昌豈但懷竒貨眩於一
售而已哉求諸內不惑於外脩諸已不責於人必使
舉世之寶無以過焉斯諸君所以相與遊之意也

送黃君啓輝尹蘄水序

吉水黃君啓輝舉進士于鄉館銀臺楊文之所文之
東里文貞公孫也與余比隣因定交焉而遣見輩往
受業啓輝學識端敏莅行謹恪其教人也書必正其
句讀字必精其八法出入必有常時進退必有常度
而又躬親率之晨興暮輟無惰容口諭手畫無倦色
蓋自始迄終如一日然者余心異之曰是國器也而

其心之諄勤懇惻乃如此以是施於官事其有弗濟
而民其有不寧者乎古之觀人者恒於未遇之時若
蕭何之竒韓信王導之噐謝安厥後卒以勲業振范
文正公爲秀才便有天下之志蓋人之處心行已窮
固可得其槩而余於啓輝竊有所試之也未幾會天
下諸鉅邑令闕而執事者請補以舉人之優等不限
資歷啓輝遂有蘄水之命過余請曰子盍贈我余
曰明者不求道于育而聰者不假聽於聾君之所以
居官理人者尚有待於他求乎夫古之稱循吏者其
臨民也重其事上也敬其莅事也勤不越乎此而已

矣而師之教人非愛無以爲情非敬無以爲率非勤無以爲功則二者事雖有大小而其道若不異也經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蓋以此耳且古之大儒如周程張朱者皆善於啓迪後進而其政若合州上元雲巖同安之化書之信史民到于今稱之則善政之與善教亦若相須焉者然則啓輝往矣鳴琴製錦之良絃歌禮樂之化余固深有所望也而又何待於他求哉啓輝濱行文之借鴻臚魯輩請余有言爲別因以余之所望於啓輝者語之

壽華封君先生七十序

弘治戊午十有一月二十七日爲

封松滋令無錫

華公初度之辰屈指春秋蓋歷七十矣其子津濟之

官刑部主事先數月奉

命南畿諸郡因得取道趨

家至期可以稱觴爲壽也凡諸縉紳知公者則曰世之升沉顯晦何常顧以得壽爲貴耳而世之壽者亦夥矣然或東征西役出非其時或下潦上霧處非其地又鮮賢子孫以爲後焉孰爲之壽公生當太平全盛之時四方無鬪爭兵革之聲蓋所謂化國之日也而無錫在大江之南形勝物產甲於天下衣冠文物素雄江左又有如濟之者以爲子登甲科躋騰仕升

華陟要方興未艾則公之壽殆古所謂逸老也是不
可以無言知濟之者則曰古之仕者不出其鄉朝治
事於公夕色養於家其有出鄉者不過存省覲聘而
已耳今之仕者皆遠在數千里外無留于鄉者以其
無留於鄉也故有停雲之思有望雲之懷恒不得一
至其家矣或至其家則又有負米之悲有食棗之感
而心益靡寧矣濟之違親之養不數年乃得奉
命以承歡膝下又值公誕辰得舉一觴以爲壽此豈
尋常畫錦之歸耶是不可以無言於是咸賦詩歌長
篇短章充溢細軸濟之以春同年也則虛其上方而

屬以卜氏之任春蜀人也往年常得假歸覲于鄉道
出松滋時濟之正爲令於其地其治寬而嚴其民畏
而愛其俗變而化余心異之曰是非俗吏所爲也而
其規模優裕如此亦豈無所自來今乃知公則所謂
是父是子者豈欺我哉蓋公南齊孝子寶之後端厚
古朴於世利紛華淡然無所覬慕而其讀書好義則
若出於其性者嘗曰知足不辱遂號知足其子令松
滋恒書當官三事勤勤懇懇誨之則松滋之政固宜
迥出流輩也夫古之賢哲崛起者固多而世德之積
累家庭之訓誨要不可誣如竇禹鈞王景叔之世澤

韓忠憲呂正獻之家教其最著者觀於公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然則視履考祥公之壽當益無涯而濟之之馳封者當未可量諸公之所以壽公之詩當不止此春不佞尚搦管爲濟之次第續而序之

送溧水司訓鄒德深序

餘姚鄒君德深系出宋忠公之後忠公居晉陵自其後世有官餘姚者家焉遂以業儒名邑中若宗道者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郎中之子軒亦舉進士今爲刑科給事中德深則郎中從子而給事從兄也德深通三禮旁究百氏少遊邑庠即爲諸弟子所宗凡郡

大夫之所賞識監司之所甄拔必以君爲士之巨擘雖君所自負以震耀於時者亦耿耿然昭焯也乃時違數竒屢黜有司歲之戊午方膺薦禮部試

內廷居上列而有溧水司訓之

命信乎士之顯晦出處蓋有造物者爲之陰騭也君濱行同鄉縉紳咸餞送而少司成黃君廷璽謂春曰德深今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謝公從舅也渭陽之情公方在念子非公之門人歟盍思所以贈之春嘗誦昌黎之言大要以爲士之享大名顯當世必有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後而後能然而

恒不相遇焉於乎是豈獨如此者相遇之難也師於弟子亦有然者矣蓋世之博問強識鈎深致遠者非不欲抗顏以爲師也然當遐陬僻壤爲之弟子者言語不通習俗異尚則雖有傳道解惑之心亦無所施矣士固有籬糧負笈重趼而求北面以受業者况其地乎顧爲之師者嗟老羞卑計功謀利則雖有尊師重傳之心亦且沮矣此師弟子之難遇而教之不立俗之不美有由然哉君以儒家之胄出其緒餘以爲師固有模範焉者而溧水在南畿號稱文獻樞衣執經之士鱗次櫛比於門墻則爲之弟子者亦尊德而

向道矣然則師弟子之相遇世豈常有如此者而棟梁椽桷之頌余固將有待焉以復聞安定之絕響也抑聞忠公爲穎昌教授呂正獻范忠宣皆禮遇之屬撰樂語公辭忠宣曰翰林學士亦爲之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以是推之則公之所以表則有言違行戾者乎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公論其不可而止以是推之則公之所以講說有穿鑿附會者乎然則德深之爲師也固有餘裕或進而不已焉其亦無忘其家法矣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春夫人也請爲君誦之

送山西按察司僉事黃君之任序

吾友刑部員外郎黃君師大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分司宣府濱行諸同官者相率致賀而熊君尚友雅相善乃屬余贈之夫宣府古上谷地北接壤沙漠西界雲中東鄰山海距京師不三百里蓋

國家北門也故重兵宿焉而鎮守巡撫皆假以內外重臣若總戎分閫之將則又不但二三人而已民之土著與軍相半而統之者各相怙恃或罔懼法而獄詞訟牒不怵於官則奪於貨於來固有難平焉者乃於山西臬司擇置一人居守專理其爲責不亦重而

任之者不亦難乎師大居刑曹不十年遂踐位於此聖天子之所以簡任公卿之所以推擇固已熟槩於中則茲往譬之汲水於河取火於燧有不假於外而得者奚俟余言耶且師大忠信端恪無所矯飾者也往家食余嘗見其借一二友居僑寓窮經考古寒暑無間至析理議事恒細入秋毫每就訪焉未嘗或他出其志尚之專一脩潔心獨重之既仕刑曹則鞠讞兩辭猶治經也其審克必欲得其情故凡奏當之成出於君者無復有後言而其自始仕至今執謙秉義未嘗少變視世之士每以位移者迥不同律以吉人

致遠之論名位蓋未可量也則余即有言亦何能於君比韋茲耶惟刑者不祥之器也而穆王謂之祥刑者蓋刑得其當而期於無刑乃所以爲祥也故古之賢哲必慎於此而亦因以求譽如唐徐有功爲政仁不忍杖罰而其治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雖坐大辟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故當時論之曰有功斷獄天下無冤人宋韓魏公鎮大名訴牒甚劇事無大小皆親視之人或以勞事過多勉公委於佐屬少自便者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死生予奪在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其心而况敢委人

乎夫二公皆名賢也而其慎如此故名位震耀當時至今人誦之不衰以師大之賢在刑曹惕惕不敢忽其嚮往要有所在况茲當臬司受方面之寄其操心飭慮寧不益有加乎故余於師大雖無能致愛助之意而於此竊喜而願之也尚友盍爲我以是語之

王氏族譜序

合陽王氏瑀持其所脩族譜請余爲之序按王氏世家成都在宋端平間有諱全生者以避兵始徙合陽今爲合州人其子諱興祖負才局隱遯不顯愛州址鶴鳴山水奇秀遂卜築於思方垧至諱元甫者復徙

許村迄今居之元甫生才進才貴才廣才美入國朝以例析戶爲二易姓羅至宣德仍復原姓自元甫以來皆業農再傳至諱永康者始攻舉子業舉天順壬午鄉進士成化丙戌登乙榜授陝西隴州學正以學行名於時膺聘爲順天雲南考試官所取稱得人此其世系之槩也余嘗觀世之人其流派之遠未有不本於先世植根樹業有異乎人者雖其間或微或顯不同而其歷祀綿延不絕固不易而其積之久未有不興者要非偶然也若王氏者其上世不可知即其譜所載如諱先者嘗以白金一缶窖藏卧榻

下比疾革屬續命先發而有之先即分散諸姊妹而僅收一珥曰吾不敢違治命也其友愛之誼見於臨財如此至其諸子皆以勤儉世守不爲流俗華靡之習而又有文行如隴州君是豈無所自乎而瑀也又能惓惓於族譜之脩欲知其祖所自出而因以合其族屬以致其惇睦之好其賢又可知余故嘉其請遂不辭而樂爲書之

送建昌太守趙君叔鳴之任序

建昌缺守銓曹疏戶部郎中趙君叔鳴以請制可有爲叔鳴者語予曰人之才無不有所長而用

之者貴得其當譬之作室者視采桷構榱而用其材則木之長短小大咸宜無委於溝中者矣醫師視寒煖風濕之證而製劑則雖烏頭薑附無不在藥籠矣如叔鳴者其資性重厚端恪其於書無不博究而其爲文章說理論事不至晦塞故諸藩省每缺督學政者物論恒歸焉謂其行能造士乃以置諸牧守之列不亦枉其材乎或曰是非知叔鳴者叔鳴獨優於學乎哉往在戶部商征榷議儲蓄理財用陳言抗疏所以裨益於時者多每爲公卿所器識嘗一分司德州再總督薊州計處周密上不損於官下不至病民非

才識開敏者不能則以之莅郡而推以利民胡不可也余聞而偉之曰是皆知叔鳴者也然

聖天子篤意民牧思所以惠養元元而每病之若叔鳴之擢豈泛泛然磨勘歲月而屬之哉蓋功名富貴之會人所競趨鮮有職思其憂信其所遇者故凡可以沽名賈譽之事靡不竭心思爲之以爭售於時而於民瘼若非所急焉苟以民事爲急必非無所得於中者也世之論牧民者恒以古循吏爲當師法然嘗即循吏考之則其持心役志豈汲汲於功名富貴之途而亦豈無所自而有得於中哉若黃霸常從夏侯

勝學史稱其溫良有讓故其治潁川也力行教化而後誅罰百姓嚮化龔遂以明經爲丞相御史所舉而其治渤海也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於是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夫學焉而有得於中其急於民事固如此是豈若世之巧宦者之爲哉然則以叔鳴之賢而克之以有爲之才其所師法以爲民者要有所在是乃君相所以垂意民牧舉於衆而固欲用之惟恐或失且以爲大用之基也故如論叔鳴者知叔鳴矣而豈知所以任之者非徒哉叔鳴濱行同官者舉致賀而吾友黃君鵬舉屬余以言遂以所聞語之

送憲副何公兵備叙瀘序

吾渝守何君廷珮莅任僅六年拜命陟憲副奉

璽書兵備叙瀘郡之縉紳大夫士致賀屬余以言嘗觀何之姓出於韓其苗裔之象賢濟美載諸史冊何其多也即以漢守令論有曰武者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歷揚州兗州刺史清河太守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有曰並者性清廉執法爲長陵令道不拾遺爲隴西潁川太守郡中清靜有曰敞者性公正爲南陽太守以寬和爲政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郡

中無怨聲今即廷珮之治行亦何以異也蓋嘗觀於其庭則斷決平恕訟獄不興時集諸生校藝而加懲勸士多被造就若此者其有異於武乎觀於其野則犬不夜吠吏不及門民獲按堵而無愁怨之聲若此者其有異於並乎觀其設心則哀窮恤困不忍病民雖科率之令四出而推行有方人無怨言若此者其又有異於敵乎夫自得姓受氏支分派別固未可究要其源當不大相遠則如君之性行治績固有所受耶古之人稱世家者曰世篤忠貞曰將門有將相門有相蓋亦論其氣習之所感化也以君而較疑不誣

又嘗聞君之先大夫爲睢寧令其廉平惠利至今人思之槩於往哲亦不讓則君非遠有所紹固自得於家庭也乃荷 聖明拔於群有司之中而置諸方面之上其名位自此升不亦可賀乎而余則亦爲郡民懷借寇之惜有不能不介於心耳雖然君仁者也仁者必有勇比東鄉寇起當道者思掃蕩無遺力矣而猶未能至厯 主上西顧之憂起莆田林公待用撫剿公至廉君之賢一以委之而君入參謀議出肩矢石漸次殄滅未幾蔓延江津公復偕君親率將士平之其勇有如此以是往專軍旅禦防之任則撫綏經

畧之政必有以遏亂於未然者則與靳其惠於一方
孰若大其任而廣其施乎况郡距叙瀘不千里河潤
之澤當波及又均蒙福也用是爲 賀則吾細民如
失父母之念亦可少慰矣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六

終